

新疆吉木薩爾漢語方言“嗎”字選擇問

郭 韻、林華勇¹

中山大學

提要

新疆吉木薩爾漢語方言的“嗎”有兩個特點：句末使用“嗎”的情況較少；“嗎”可以出現在選擇問中，不僅標示疑問語氣，還具有普通話疑問語氣詞不具備的關聯特徵。吉木薩爾漢語方言“嗎”字選擇問主要是對近代漢語“A-那-B”的繼承，是漢語自身發展及其與元代蒙古語接觸的共同結果。這類特殊選擇問在南、北方方言中分佈廣泛，主要分為M系列語氣詞（“嗎、麼”等）和A系列語氣詞（“啊、也”等），兩類語氣詞的差異可能具有一定的類型學意義。

關鍵詞

吉木薩爾漢語方言，“嗎”，選擇問句，語言接觸

1. 引言

新疆吉木薩爾漢語方言（下文簡稱“吉縣方言”）屬蘭銀官話北疆片（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7: B5）。吉縣方言中的“嗎”有兩個特點：一是吉縣方言“嗎”主要表示非中性問的用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於未然事件、主觀意願等的提問，吉縣方言常用“VP不VP”或上升語調（↗）進行提問。例如：

- (1) 吉：他明天走不走？—普：他明天要走嗎？/他明天走不走？
- (2) 吉：你現在就想走↗？—普：你現在就想走嗎？/你現在就想走↗？

例（2）吉縣方言的“走”受上升疑問語調的影響；除此之外，普通話也可以用“嗎”。

（二）對於已然事件的提問，吉縣方言多用“V了沒有”。例如：

¹ 本文通訊作者。

(3) 吉：你吃飯了沒有？—普：你吃飯了嗎？

(三) 普通話的“嗎”字句可以表示全、高、中、低、零五種確信度的疑問句，其中表示全確信度的“嗎”字句極少（郭銳 2000: 14）；吉縣方言表示全、高、中確信度的疑問句通常使用反復問或上升語調，表示低確信度和零確信度的疑問句才會使用“嗎”。表示高確信度的疑問句有時可以與“可能”等表揣測副詞共現，表示低確信度的疑問句有時可以與“真的”等表證實副詞共現。例如：

(4) 吉縣方言不同確信度疑問句的表達：

- a. 全確信度：來了↗？
- b. 高確信度：那這個是給我準備下的睡衣↗？| 那這個可能就是給我準備下的睡衣？
- c. 中確信度：你知不知道最近的新聞？
- d. 低確信度：你們今天非得回去嗎？| 你們今天真的非得回去嗎？
- e. 零確信度：這是人幹的事情嗎？

(四) 包含疑問代詞、任指代詞的小句，在普通話的“嗎”字句中充當賓語小句或者主語小句的成分（趙春利 2019: 86）。而吉縣方言用“VP 不 VP”或上升語調對其進行提問；當主要謂語是否定形式時，用“嗎”字句。例如：

- (5) 吉：你知不知道都有誰_{疑問}見過那個人？—普：你知道誰_{疑問}見過那個人嗎？
- (6) 吉：（是不是）誰_{任指}都見過那個人↗？—普：誰_{任指}都見過那個人嗎？
- (7) 吉：他不清楚你有啥_{疑問/任指}嗎？—普：他不清楚你有甚麼_{疑問/任指}嗎？

通過以上描寫可發現，吉縣方言兩類反復問句“VP 不 VP”和“V 了沒有”為中性問；“嗎”字句為非中性問。

第二個特點是，不同於普通話的選擇問句，吉縣方言中“嗎”可以出現在選擇問中，即位於兩個選擇項之間，本文將這種選擇問的形式概括為“A-嗎-B”結構。例如：

(8) 你昨天吃的餃子嗎拉條子_{拌麵}？| 你走嗎不走？

以上兩個特點說明，與普通話相比，吉縣方言句末使用“嗎”字句的情況較少，部分普通話的“嗎”字句在吉縣方言中使用“VP 不 VP”和“V 了沒有”進行表達；在選擇問中使用“嗎”（如例 8），是吉縣方言疑問句的一大特點。本文主要討論這類“嗎”字選擇問。

“嗎”是吉縣方言以及其他西北方言（宋金蘭 1993: 32，張安生 2003: 35 等）選擇問的重要形式標誌。兩個或多個選擇項中的“嗎”的性質和意義是甚麼？是否具備連接選擇項的作用？“嗎”字選擇問是如何形成的？以上是本文想要討論的問題。吉縣方言是第一作者的母語，文中未標明出處的語料均由作者收集。

2. “嗎”字選擇問的句法語義表現

2.1. “嗎”字選擇問的句法特徵

以下從表達已然事件還是未然事件、是否承擔疑問信息、是否可以插入“還是”等方面，來描寫吉縣方言“嗎”字選擇問的句法特徵。

（一）“嗎”字選擇問句可用於已然事件，如例（9）；也可用於未然事件，如例（10）。當表未然事件時，吉縣方言常在選擇項後加將來用法的“呢”，²“呢”也可刪去。

(9) 你昨天上班嗎休息？

(10) a. 你睡（呢）嗎不睡？

b. 我們明天坐車去（呢）嗎走路去（呢）？

當後項選擇項為否定形式時，只需在前項後加“呢”，“呢”可刪去，如例（10a）；當選擇項不是否定形式時，兩個選擇項後的“呢”同時出現或刪去，如例（10b）。

（二）選擇問句一般承擔疑問信息，如例（9-10）；有時可以在陳述句中做賓語，不承擔疑問信息。例如：

(11) 我還不知道明天走嗎不走。|我也說不上是開心嗎難過。

（三）當選擇項為三項及更多項時，末項前強制出現“還是”，構成“A-嗎-B，還是C”的選擇問形式，如例（12）。

(12) 你想吃火鍋嗎川菜，*（還是）湘菜？

² 吉縣方言中，與選擇問中“嗎”共現的“呢”不表疑問，而是表將來用法。除了用在疑問句中，“呢”還可用在陳述句中，例如：“我等陣會到縣上去呢。|我看這個房子塌呢。”吉縣方言“嗎”的連用並不和朱德熙（1982: 209）所說的矛盾，即問句中表疑問的“呢”和“嗎”不能共現。

當選擇項為兩項時，中間是否能插入“還是”需根據不同情況進行分析：當選擇項皆為肯定形式，信息簡單時，可以插入“還是”，如例（13a-b）；信息複雜時，“還是”通常不能省去，如例（13c）、（14）。

- (13) a. 你想吃火鍋去呢嗎，（還是）買衣服去呢？
 b. 你想跟你爸去呢嗎，（還是）跟你媽去呢？
 c. 你想跟你爸吃火鍋去呢嗎，*（還是）跟你媽買衣服去呢？
 (14) 你們面試是一個人結束了另一個人再開始嗎，*（還是）大家一塊面試？

當選擇項為一否定一肯定時，中間可以插入“還是”；當選擇項皆為否定形式時，中間強制出現“還是”；例如：

- (15) 你吃嗎，（還是）不吃？
 (16) 你不喝酒嗎，*（還是）不抽煙？

綜上，吉縣方言“嗎”字選擇問插入“還是”的強制性條件存在差異：當選擇問的選擇項為三項及更多項、選擇項為兩個否定項、選擇項為兩個肯定項且信息複雜時，必須插入“還是”；當選擇項一為肯定項一為否定項或選擇項為兩個肯定項且信息簡單時，“還是”可以插入，也可以省去。

2.2. 選擇項的句法特徵

（一）吉縣方言中可以做選擇項的句法成分不是同等自由的：謂語、賓語、補語可以做選擇項，主語、狀語、定語不能。例如：

- (17) “嗎”字選擇問的焦點：
 a. 謂語：你走嗎不走？——走 / 不走。
 b. 賓語：他買了一本嗎兩本？——一本 / 兩本。
 c. 補語：雨下得大嗎小？——大 / 小。
 d. 主語：* 紅木沙發嗎真皮沙發貴？
 e. 狀語：* 他大聲嗎小聲說話底呢？
 f. 定語：* 他買的紅的嗎黑的書包？

如果對主語、定語進行提問，通常用在特指問之後，對特指問進行追問。如果對狀語進行提問，“嗎”字選擇問通常提取整個狀中結構。例如：

- (18) a. 主語：昨天誰值班？你嗎他？
b. 定語：他買的哪個顏色的書包？紅的嗎黑的？
c. 狀語：他咋麼怎麼說話底呢？大聲 *（說）底呢嗎小聲 *（說）底呢？

例（18c）前句雖然問的是說話的方式，用“A 嗎 B”追問時，“說”不能省略。

（二）選擇項可以是動詞性成分、性質形容詞、名詞性成分和數量結構。例如：

- (19) a. 動詞性成分：你想走路嗎跑步？|你進去的時候，他們吃飯底呢嗎說話底呢？
b. 性質形容詞：外面的雨大嗎小？|* 她的臉尖尖的嗎圓圓的？
c. 名詞性成分：你買的是裙子嗎鞋子？
d. 數量結構：你買了一本嗎兩本？|你去了一次嗎兩次？

選擇項可以定中結構、動賓結構、狀中結構、主謂結構、動補結構。例如：

- (20) a. 定中結構：他買的黑書包嗎紅書包？
b. 動賓結構：你想做手工嗎滑滑板？
c. 狀中結構：你和我走呢嗎（你）和她走呢？
d. 主謂結構：紅書包貴嗎綠書包貴？
e. 動補結構：你跑得快嗎跑得慢？|你跑得快嗎慢？

吉縣方言還可以對定語部分用“特指問加追問”的方式提問，如例（18b）。

（三）當兩個音節的VO結構進入反復問中，吉縣方言通常用“V不VO”，較少使用“VO不V”，如例（21a）；中間插入“嗎”時，通常是“VO嗎不V”，如例（21b）。當兩個音節的非VO結構如“喜歡”進入反復問時，要說“喜不喜歡”，如例（22a）；插入“嗎”時，前後都不能省略成分，如例（22b）。這說明“嗎”要求前後選擇項語義上具有完整性。

- (21) a. 吃不吃飯？|吃飯不吃？
b. *吃（呢）嗎不吃飯？|吃飯（呢）嗎不吃（飯）？
(22) a. 喜不喜歡？|* 喜歡不喜？
b. *喜嗎不喜歡？|* 喜歡嗎不喜？|喜歡嗎不喜歡？

（四）當前後選擇項構成反復問時，“嗎”後通常不能停頓；當前後選擇項不是反復問時，“嗎”後可以停頓。例如：

(23) 你吃(呢)嗎(*,)不吃?

(24) 你吃呢嗎, 睡呢? (你要吃飯還是要睡覺?)

2.3. “嗎”的功能

張安生(2003: 31)指出, 西北方言選擇問中的“嗎”“表現出一定的關聯性, 兼有傳疑和連接問項雙重功能”, 本文贊同張文的說法。

首先是“嗎”的疑問功能。通過正反驗證可以發現, 插入“嗎”可以使陳述句變為選擇問句; 句子去掉“嗎”, 選擇問句不成立。例如:

(25) 陳述: 他買了沙發、桌子。—選擇問: 他買了沙發嗎桌子?

(26) 外面的雨大嗎小? —* 外面的雨大小?

例(25)陳述句句末的“桌子”和“嗎”字選擇問的“桌子”音高一致。

其次是“嗎”的關聯功能。當選擇問為正反選擇問時, “嗎”後不能停頓, 選擇項之間聯繫緊密, 如例(23)。此時, “嗎”兼具疑問和關聯功能。

“嗎”的關聯功能使其還可以用於部分陳述句中, 連接兩個選擇項, 表達言者的主觀不確定性。“嗎”可以與表估測義的語氣副詞“好像”共現, 也可以與表確定的語氣副詞“肯定”共現。例如:

(27) a. 他有心臟病嗎高血壓呢, 不能玩這個遊戲。

b. 他(好像)得了心臟病嗎高血壓, 反正一直吃藥底呢。

c. 他(肯定)是得了心臟病嗎高血壓, 不可能是其他的毛病。

現代漢語的選擇連詞“還是”具備其他語言關聯詞所不具備的疑問特徵(王娟、徐杰 2021: 201)。通過以上描寫, 我們也可以說西北方言選擇問中的“嗎”具有普通話疑問語氣詞所不具備的關聯特徵, 其關聯功能是由“A-嗎-B”這一“特定的問句形式所賦予的”(李墨 2022: 99), 關聯作用使得“嗎”可以出現在陳述句中。“嗎”在陳述句中只有關聯功能, 連接兩個選擇項; 在選擇問中兼具疑問和關聯兩種功能。

3. 西北方言“嗎”字選擇問的來源

“A-嗎-B”是西北地方“頗具特色的選擇問句”(宋金蘭 1993: 32), 關於西北地方這一特殊選擇問的來源, 以往的研究可以分為“漢藏混成說”和“漢語繼承說”兩種。下文對以往研究進行詳細介紹, 並給出本文的看法。

3.1. 漢藏混成說

宋金蘭 (1993: 33–34) 認為，甘青方言的選擇問句 (A- 嗎 -B) 與上古漢語 (A- 語氣詞，連詞 -B- 語氣詞) 以及現代漢語 (A- 連詞 -B) 的選擇問句不同，與藏緬語的選擇問在結構上類似。例如：

(28) 藏語：mo²l mo²l sa¹ ka tʂε²l sa¹ ka?
饅 饅 吃 米飯 吃

(吃饅饅還是吃米飯?)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轉引自宋金蘭 1993: 34)

(29) 珞巴語：no: ake: do: dɔbo je, iei tuŋ dɔbo je?
你 飯 吃 水 喝

(你要吃飯呢，還是喝水?) (同上)

宋文還指出，“A- 嗎 -B” 在唐代就已出現，因為《藏漢對照詞語》殘卷裡發現選擇問“A- 嗎，B- 嗎”和“A- 嗎 -B”。³ 例如：

(30) 藏語：gi ba pu gi ba (《藏漢對照詞語》，轉引自宋金蘭 1993: 36)
給 嗎 不 給 嗎

(31) 藏語：beŋ ŋa pu beŋ (同上)
病 嗎 不 病

宋文還認為，阿勒泰語系的選擇問 (A- 語氣詞，B- 語氣詞) 也對甘青漢語方言的選擇有影響，但應是在藏緬語之後。例如：

(32) 蒙古語：tʃiitʃin baatrĩ goog uu, duu juu?
你 巴特爾 哥哥 嗎 弟弟 嗎

(你是巴特爾的哥哥還是弟弟?) (出處同例 28)

(33) 東裕固語：tʃəmadə qudara bii ju, uɣui ju?
你 刀子 有 嗎 沒有 嗎

(你有沒有刀子?) (同上)

³ 宋金蘭 (1993: 36) 指出，“這些句子裡的其他詞都是按漢語詞的讀音來注的，唯有語氣詞是藏語選擇問句中的疑問語氣詞 ba、ŋa、fia 的對音。……可以推測這種句式是吐蕃人在學習漢語時創造出來的一種‘藏式漢語句’，即把漢語的詞彙嵌入藏語的句法框架之中。”

3.2. 漢語繼承說

張安生（2003: 35）認為，宋金蘭（1993: 32–36、1996: 27–33）的“漢藏混成說”用來解釋甘肅和青海這些離藏語地區較近的地區方言是可行的，但是用其來解釋遠離藏語地區的其他西北方言中的同類現象，不夠令人信服。張安生（2003: 35）認為，西北方言中的選擇問是“近代漢語選擇問句地域性演變的結果”：近代金元系白話多用句式“A-那-B”，⁴是西北方言選擇問的直接來源。例如：

(34) 近代漢語選擇問“A-那-B”：

- a. 幾日試來那，幾日唱名？（《董西廂》，轉引自張安生 2003: 36）
- b. 客人們，熱吃那涼吃？（《老乞大》，同上）
- c. 吃乾飯那水飯？（《朴通事》，同上）

作者還從字、意義、讀音三方面證明西北方言中“A-嗎-B”中的“嗎”經歷了“那一麼一嗎”的發展階段，即新興句式“A-麼-B”代替了“A-那-B”，“麼”的讀音保留在西北方言選擇問“A-嗎-B”裡。黃大祥（2016: 84）也認為甘肅民勤方言選擇問“A-莽-B”是金元白話“A-麼-B”的繼承與發展。

3.3. 語言接觸與漢語自身發展的共同作用

張安生（2003: 28–39）主張西北方言選擇問“A-嗎-B”的源頭是元代選擇問“A-那-B”。本文贊同這一觀點，並認為該觀點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和補充。張文未說明元代選擇問“A-那-B”是漢語固有的句式還是受其他語言影響而成的。本文推測，元代選擇問“A-那-B”句式的形成，可能是漢語在繼承固有句式的同時並受到蒙古語影響的結果。

從漢語選擇問的發展來看，選擇問“A-語氣詞，B-語氣詞”在殷代的甲骨卜辭中就已出現（宋金蘭 1996: 27）；漢魏時期，選擇項末的語氣詞可以脫落（張美蘭 2003: 228）；隨著選擇問連接詞的使用，選擇項末使用語氣詞的選擇問用法式微；在南宋的《朱子語類》中，現代漢語選擇問的諸多形式“還A還B”“是A是B”“還是A還是B”“是A還是B”出現（梅祖麟 2000: 15）。元代的選擇問，除了使用連接詞的選擇問，選擇項後加入語氣詞這一選擇問形式重新出現。例如：

⁴ 張安生（2003: 28–39）原文中用“X，Y”指稱，為了行文統一，本文改為“A，B”，不會改變其文內容。

- (35) 你是說說那？可是真個？（《元曲選》，轉引自張美蘭 2001: 164–165）
(36) 那老子可是喜歡也？是煩惱？（同上）
(37) 是人也那是鬼？（同上）
(38) 可是由我那不那？（《元刊雜劇·拜月亭》，轉引自張安生 2003: 36）
(39) 知他如今是死那活那？（同上）

例（35–37）是語氣詞用於前項句末，構成“A- 語氣詞 -B”結構；例（38）、（39）是語氣詞用於兩個選擇項句末，構成“A- 語氣詞，B- 語氣詞”結構，與蒙古語選擇問的結構（例（32））相同。

與“A- 語氣詞，B- 語氣詞”相比，“A- 語氣詞 -B”是強勢用法。張美蘭（2001: 164）指出，元代使用語氣詞的選擇問，語氣詞“也那、呵”只能用於前項句末，語氣詞“也、那”“以用於前項為常式”；據張安生（2003: 36）統計，元代《老乞大》《朴通事》出現的 22 例選擇問中，前項帶語氣詞的有 21 例，前、後項均帶語氣詞的只有 1 例。

選擇項後帶語氣詞這一選擇問句式在漢魏時期式微，在元代重新出現，本文懷疑是受到了蒙古語相同句式的影響，而選擇項前項句末帶語氣詞成為強勢用法，其背後成因可能與同時期漢語其他問句有關。

- (40) 屍首實葬了那怎的？（《朴通事》，轉引自張美蘭 2001: 169）
(41) “你高麗地面裡沒井阿怎麼？”“我那裡井不似這般井。”（《老乞大》，同上）
(42) “……依他每定擬來的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元代白話碑集錄》，轉引自張美蘭 2003: 234）
(43) 他每不怕那不有罪過那甚麼？（《元代白話碑集錄》，轉引自張美蘭 2003: 233）

例（40–42）的“VP 那怎的”“VP 阿怎麼”“VP 呵怎生”可以看作將第二個選擇項用疑問詞“怎的”“怎麼”“怎生”表示的選擇問句，與唐五代《祖堂集》“VP 那作摩”對應；例（43）的“不……那甚麼”表示反詰，對應於古代蒙古語的反詰句式，即“形動詞將來時形式 ’ülu’ u 充當動詞的修飾語，表示一種肯定的反問”（祖生利 2001: 61），其中“那甚麼”用來表示反詰語氣。祖生利（2001: 59）還指出“不……那甚麼”是元代漢語“……那怎麼”的一種變體，而“……那怎麼”的源頭是《祖堂集》結構“A 那作摩”，結構中的“作摩”經歷了“作摩—怎麼—甚麼”的演變。所以在此基礎上，我們推測：

元代，漢語受蒙古語選擇問“A- 語氣詞，B- 語氣詞”的影響，選擇項後帶語氣詞的選擇問重新出現，出現了“A- 語氣詞，B- 語氣詞”和“A- 語氣詞-B”兩種選擇問句式；受漢語固有選擇問句式“VP 那作摩”⁵的影響，元代出現與之對應的“VP 那怎的”“VP 阿怎麼”“VP 呵怎生”以及變體“不……那甚麼”，其共同特點是語氣詞在前一個選擇項句末，這一趨勢使得選擇問“A- 語氣詞-B”成為強勢用法。

所以，元代選擇問“A- 語氣詞-B”的形成，既有漢語自身的形式基礎，同時也受到蒙古語的影響，可能是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的共同結果。結合“語言接觸說”和“漢語繼承說”，也許可以更合理地解釋和說明西北漢語方言“嗎”字選擇問的來源問題。

4. 維吾爾語和漢語其他方言

4.1. 維吾爾語的選擇問

吉木薩爾縣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天山北麓東端。新疆的維吾爾語選擇問句“...mu (yaki)...mu (是……還是……)”是由是非疑問語氣成分 -mu 和連詞 yaki 構成的，中間的連詞 yaki 可以省略。省略後，維吾爾語的選擇問就變成了“A- 語氣詞，B- 語氣詞”結構，與蒙古語的選擇問結構相同。例如：

(44) Poyizda baramsiz yaki ayropiladimu?

火車 去 還是 飛機

(您坐火車去還是坐飛機去?) (力提普·托乎提 2012: 321)

(45) Būgūn kelāmsiz (yaki) ātimu?

今天 來 (還是) 明天

(您今天來還是明天來?) (同上)

那維吾爾語對吉縣方言的“嗎”字選擇問是否有影響？本文認為，維吾爾語的選擇問對吉縣方言“嗎”字選擇問有影響，但其影響主要是鞏固了吉縣方言“嗎”字選擇問的使用。理由如下：

一，直至十八、十九世紀，由於國際、國內、經濟及南北疆統一等各種因素，各地維吾爾人帶著自己的方言相互交流，形成了現代維吾爾語；維吾爾族從各地方

⁵ 呂叔湘(1985: 326)將這類反詰句式視為選擇問，即“作摩”用作選擇問的第二個選擇項，或是與第一個選擇項有共同主語，或是代表省略的小句。這類表示反詰的選擇問，“用意在於否定前面的話，跟用‘難道……不成’的語氣差不多”。

散隔閡的局面變為了與本民族及其他民族相互交流的新局面（力提普·托乎提 2012: 12）；二，吉縣方言屬於蘭銀官話北疆片，其形成與清代後期甘肅、陝西兩省移民有關（劉俐李、周磊 1986: 162）。選擇問“A-嗎-B”的類似句式普遍存在於蘭銀官話和關中方言中，如甘肅臨夏的“A-麼-B”（謝曉安、張淑敏 1990: 143）、甘肅民勤的“A-莽-B”（黃大祥 2016: 79）、陝西西安的“A-嗎-B”（王軍虎 1996: 56）、陝西合陽的“A-麼-B”（邢向東、蔡文婷 2010: 326）等。以上方言選擇問中語氣詞的聲母均是[m]。

據此，本文認為，吉縣方言“嗎”字選擇問主要是對近代漢語“A-那-B”的繼承，是漢語在發展的同時與元代蒙古語接觸的共同結果，而新疆維吾爾語對吉縣方言的影響在於鞏固選擇問“A-嗎-B”的使用。

4.2. 漢語其他方言的選擇問“A語氣詞B”

“A-語氣詞-B”這種特殊的選擇問並非吉縣方言所獨有。據李墨（2022: 95–105）匯總，各方言選擇問“A-語氣詞-B”可以根據語氣詞的語音形式分為兩類：一類是以[m]為聲母的M系列語氣詞，主要分佈於蘭銀官話、中原官話、西南官話以及部分晉語等北部方言區。例如：

(46) 其他方言M系列語氣詞的選擇問：

- a. 陝西合陽：你是吃麵麼吃米飯？（邢向東、蔡文婷 2010: 326）
- b. 四川西充：你吃飯麼吃麵？（王春玲 2011: 201）
- c. 山西芮城：你穿新鞋嗎穿舊鞋？（呂佳 2016: 16）

一類是語氣詞“啊、也、呀”等A系列語氣詞。A系列語氣詞主要分佈在南部方言區以及少數北方方言點。例如：

(47) 其他方言A系列語氣詞的選擇問：

- a. 浙江溫州：渠是日本人啊韓國人？（鄭娟曼 2009: 94）
- b. 江西石城：你洗腳啊洗湯？（邵敬敏等 2010: 238）
- c. 廣東河源：今日星期三啊星期四？（黃年豐 2016: 161）
- d. 福建羅源：汝食梨啊蘋果？（黃濤 2016: 194）
- e. 山西陽城：他長的高也低？（郭利霞 2009: 372）
- f. 山東棗莊：明天你去呀我去？（呂儉平 2011: 204）

如按張安生（2003: 37），西北方言選擇問語氣詞的讀音[m]、[mu]、[·m]都是“[ma]”的變體，來源相同；本文暫把南部方言為主的“也、啊、呀”等也視為具有

同一來源的不同變體。那麼，可據此推測，選擇問“A-語氣詞-B”在元代重新出現後，形成了M系列語氣詞和A系列語氣詞兩種選擇問的差異，可能具有一定的類型學意義。

5. 結語

本文首先對吉縣方言中的“嗎”字選擇問進行了描寫，之後基於語言接觸視角，對其來源進行了探討。得到以下三點：

(一) 與普通話相比，吉縣方言句末使用“嗎”的情況較少；“嗎”字選擇問是吉縣方言的一大特點。吉縣方言的“嗎”不僅標示疑問語氣，還具有普通話疑問語氣詞不具備的關聯特徵。

(二) 吉縣方言“嗎”字選擇問主要是對近代漢語“A-那-B”的繼承，是漢語自身發展與元代蒙古語接觸的共同結果；新疆維吾爾語對吉縣方言的影響在於鞏固選擇問“A-嗎-B”的使用。

(三) 選擇問“A-語氣詞-B”在南北方言中都有其對應形式，語氣詞主要分為M系列語氣詞（“嗎、麼”等）和A系列語氣詞（“啊、也”等）兩類。這兩類語氣詞的差異可能具有一定的類型學意義。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末民國漢語五大方言比較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項目號：22&ZD297）的支持。本文初稿曾在“第八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中山大學，2022.08）上宣讀，承蒙與會專家學者的指教。《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感謝。

參考文獻

- Guo, Lixia (郭利霞). 2009. Shanxi Shanyin fangyan “A-A?” shi xuanze wenju 山西山陰方言“A-A?”式選擇問句 *Fangyan* 方言 4. 370-375.
- Guo, Rui (郭銳). 2000. “Ma” wenju de quexindu he huida fangshi “嗎”問句的確信度和回答方式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漢語教學 2. 13-23.
- Huang, Daxiang (黃大祥). 2016. Gansu Minqin fangyan de xuanzhexing wenju—Jianlun qi “X+a+Y” jushi de lai yuan 甘肅民勤方言的選擇性問句——兼論其“X+啊+Y”句式的來源 *Fangyan* 方言 1.79-85.
- Huang, Nianfeng (黃年豐). 2016. Longchuan Kejiahua de xuanze wenju 龍川客家話的選擇問句 *Mingzuo Xinshang* 名作欣賞 12. 159-162.
- Huang, Tao (黃濤). 2016. *Mindong Luoyuan fangyan miaoxie yufa* 閩東羅源方言描寫語法 Fuzhou: Fujian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福州：福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Li, Zhao (李墨). 2022. Hanyu fangyan de yuqici xuanze wenju 漢語方言的語氣詞選擇問句 *Hanyu Xuebao* 漢語學報 4. 95–105.
- Litipu · Tuohuti (力提普·托乎提). 2012. *Xiandai Weiwueryu Cankao Yufa* 現代維吾爾語參考語法 Beijing: Zhongguo Shehuikexue Chubanshe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Liu, Lili (劉俐李) & Lei Zhou (周磊). 1986. Xinjiang Hanyu fangyan de fenqu (gao) 新疆漢語方言的分區(稿) *Fangyan* 方言 3. 161–171.
- Lü, Jia (呂佳). 2016. *Shanxi Ruicheng fangyan yiwenju yanjiu* 山西芮城方言疑問句研究 Taiyuan: Shanx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太原: 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Lü, Jianping (呂儉平). 2011. *Zaozhuang Fangyan Yufa Yanjiu* 棗莊方言語法研究 Jinan: 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 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5. *Jindai Hanyu Zhidaici* 近代漢語指代詞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上海: 學林出版社.
- Mei, Zulin (梅祖麟). 2000. *Meizulin Yuyanxue Lunwenji* 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Shao, Jinmin (邵敬敏), Juan Zhou (周娟), Xiaochuan Peng (彭小川), Yi Shao (邵宜), Yu'en Gan (甘于恩) & Yiping Zeng (曾毅平). 2010. *Hanyu Fangyan Yiwen Fanchou Bijiao Yanjiu* 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Song, Jinlan (宋金蘭). 1993. Ganqing Hanyu xuanze wenju de tedian 甘青漢語選擇問句的特點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 32–36.
- Song, Jinlan (宋金蘭). 1996. Hanzangyu xuanze wenju de lishi yanbian ji leixing fenbu 漢藏語選擇問句的歷史演變及類型分佈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 27–33.
- Wang, Chunling (王春玲). 2011. *Xichong Fangyan Yufa Yanjiu* 西充方言語法研究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 中華書局.
- Wang, Juan (王娟) & Jie Xu (徐杰). 2021. Yiwen yuqi zai xuanze wenju zhong de jufa biaoshi 疑問語氣在選擇問句中的句法標示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2. 201–211, 319.
- Wang, Junhu (王軍虎). 1996. *Xi'an Fangyan Cidian* 西安方言詞典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Xie, Xiaohan (謝曉安) & Shumin Zhang (張淑敏). 1990. Gansu Linxia fangyan de yiwenju 甘肅臨夏方言的疑問句 *Lanzhou Daxue Xuebao* 蘭州大學學報 3. 141–146.
- Xing, Xiangdong (邢向東) & Wenting Cai (蔡文婷). 2010. *Heyang Fangyan Diaocha Yanjiu* 合陽方言調查研究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 中華書局.
- Zhang, Ansheng (張安生). 2003. Ningxia Tongxinhua de xuanzhexing wenju—Jianlun xibei fangyan “X ma Y” jushi de laili 寧夏同心話的選擇性問句——兼論西北方言“X嗎Y”句式的來歷 *Fangyan* 方言 1. 28–39.
- Zhang, Meilan (張美蘭). 2001. *Jindai Hanyu Yuyan Yanjiu* 近代漢語語言研究 Tianjin: Tianjin Jiaoyu Chubanshe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 Zhang, Meilan (張美蘭). 2003. “Zutangji” Yufa Yanjiu 《祖堂集》語法研究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Zhao, Chunli (趙春利). 2019. *Xiandai Hanyu Jumo Zhuci Yanjiu* 現代漢語句末助詞研究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Zheng, Juanman (鄭娟曼). 2009. Wenzhou fangyan de yiwennu 溫州方言的疑問句 *Zhejiang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浙江師範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 93–95.
- Zhongguo Shehuikexue Yuan (中國社會科學院) & Aodaliya Renwenkexue Yuan (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 1987. *Zhongguo Yuyan Dituji* 中國語言地圖集 Xianggang: Xianggang Langwen (Yuandong) Youxian Gongsi 香港: 香港朗文(遠東)有限公司.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Zu, Shengli (祖生利). 2001. Yuandai baihua beiwen zhong daici de teshu yongfa 元代白話碑文中代詞的特殊用法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5. 48–62.

Alternative Questions with *Ma* in Xinjiang Jimusaer Chinese Dialect

Yun Guo and Huayong L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rticle *ma* in the Xinjiang Jimusaer Chinese dialect has two features. Firstly, it occasionally occurs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Secondly, it is used in alternative questions, not only indicating a question but also serving an associative function that is not present in Mandarin interrogative mood particles. This usag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a*-B”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ese, which emerged from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th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Mongolia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distinctive question form of “A-mood particle-B” is widely employed in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dialects and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those with M-series mood particles (*ma*, *me*, etc.) and those with A-series mood particles (*a*, *ye*, etc.).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mood particle series may have som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Jimusaer Chinese dialect, *ma*, alternative question, language contact

通訊地址：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電郵地址：guoy227@mail2.sysu.edu.cn（郭韻）

linhuay@mail.sysu.edu.cn（林華勇）

收到稿件日期：2023年7月2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3年8月23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3年9月1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3年9月25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4年1月31日

